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贍傳一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道璋）

唐京師大揔持寺釋智實傳三（普應 法行）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慧序）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圓勝）

釋明贍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往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俊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形東郡隋初出法追往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

陳軍掾時有監僧斋朝廷者事必聞

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時然
抗礼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
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惟擇一門
儼然莫屈時以賾為道望眾所推宗
乃荅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
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
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
拜賾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
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
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
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惟
賾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曽無
憚懾帝乃問向荅勅僧是誰錄名奏
聞便令視被戮諸僧合眾妥然而退
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賾又
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
下勅於兩禪定各設書京僧齋再遺
束帛特隆常准後廻蹕西郊顧京邑
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
可矣自尒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勅
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眾以賾正
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為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偹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
僧官銓擬明招允折無滯貞觀之初
以賢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内殿
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来
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拯
以慈救為宗帝大悦因即下勑年三
月六齋断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
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
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洺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
京送奴隷皆因賭之開發也又私以
每年施物常餘千僧大乘經論須者
為寫歳恒不絶為報母恩及暮齒將
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
隱焉京華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
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静猶自
煩乎試縦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
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
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徳就興善寺設
齋辞訣房柣僕射舉朝畢集具賷助
供觀錫山積賭遍大捨懺辞告别即
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注想
觀西方心通明剎告侍者曰阿弥陁

佛来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
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
善相顔貌怡然奄尒而逝春秋七十
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
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
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
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塵于
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
先炎漢之緒祖歆梁真前將軍瑯琊
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尉祖智強少
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
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
為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
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
遊都鄙躡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楊都
聽莊嚴寺智嚼法師成實受始具戒
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
辯絶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睠至四月
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捻令義集乘當
時竪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
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任闕奉後入秖
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界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開泰為開
泰出法師彼曰如鷁鶖鳥不住清廁
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
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辟如大
海不宿死屍于時瞻公處座嘆曰辯
才無㝵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
天柱納袈裟由是令譽遍振鄰國斯
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揔等
並申久欽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
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
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㝵家僧
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
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申
言論義高詞爽聲駭聽徒遠顧曰何
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逾此王聞之
弥欽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
並㝵龍象咸問義門既爰初盛集法
輪摩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
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関陳
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
暨高祖東巡岱宗鑾駕伊洛勅遣江
南吳僧與関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
言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集縱橫駱驛冋弗喪律泣圖高祖日
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揚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
世寧儔及晉王即位弥相崇重隨駕
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勑郡別
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
道別勑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
論道皆為拱暢靡不冷然從駕張掖
蕃王畢至奉勑為高昌王麴氏講金
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髮於
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
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
又勑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
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
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
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
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
王經華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讚
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
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
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
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
定東夏有勑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

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
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
同華寺乘等五人勑住京室于時乘
從偽鄭詞被宰連主上素承風問偽
所顧屬特蒙慰撫令住勝光奉國功
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
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坐擬敘三
宗衆復樂推乘為導首時五都才學
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
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
興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當尒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坐情慮
莫安今上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
乘面目未曾迴顧降中使十數教云
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無所慮既承
末陳唱諦徵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
地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令
將叙大致理具礼儀並合掌虔跪使
師資有據聲告纔音皇儲以下爰逮
群僚各下席躕跪聆逆辯乘前宣
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
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玄梯廣布義網髙張莫不躡跡風馳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廻光效美共道
羣公拜手請從弥葉黃巾李仲卿結
舌無報博士李淳等來體賴門慧日
更明法雲遝布當又下詔問琳曰道
士耆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
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
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
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
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
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
道大佛小於事可知琳報略云震旦
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鄰洲聃乃周
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
王世佛而退求莊王時道乎句虛驗
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營勃洞虛之中煒煒
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
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
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
今討古道者為誰案七籍九流經國
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
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
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
亂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
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
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
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
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鬢垂素髮手
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
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
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焉有之說玉京
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
時獨擅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　帝揚
扇万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
假叨幸之力遠庇讓念之恩也貞觀
元年乘以衛荷特命義須崇善奉為
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
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
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
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
璋先奉遺旨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收
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乘擇蒙擭道護法
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
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
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
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消散
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鄉
士王公妃嬪族皆稟塗香申明供
礼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
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
所恭奉立性誠懿偏能唄讚清囀婉
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鎔倫則京
邑後附多嚮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
稚見葉論詭超異領有談論必以佛
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
敘玄奧登其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
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
其深義開其閫鑰兼以思力堅明才
氣雄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
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
時為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
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
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
聲同嘆曰此小師最後必紹隆
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數寸光映顏
額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
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
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燧前
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
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從溢僧
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捍千
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簡
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拒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
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
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
紛然慜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
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庇慈雲
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
之惡心今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揚於
後代豈不以朝舍安忍皆納芻莞恣
此愚情述斷頑見嗟乎可悲寔傷其
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拍石已
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

清濁異流蘭艾殊別使群邑息於譏
論梵志寢於謗聲定水噎而更通慧
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
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
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據
大法輪即是魔事須是千僧同時歸
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掠法雅毆
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
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麁付法推
刻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
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勑乃罷令
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
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心曾無憾結
貞觀元年勑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
撿挍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
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使曰沉俗
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陟清信之名
採李之年忝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
然感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
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
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
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煞之坊精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
四海掄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万國
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
已來無數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禅
撫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
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之灾
拔空腹之樹使禅林贊暎慧苑扶疎
茂實嘉聲振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
仍捧鉢於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
靈塔龍門深潜奉見無由天意高懸
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
仰願拯鶩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
輕以忏陳但增悚懼後法雅音以狂
猜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勑云智實往
經論告法雅須知慶勃自還俗已來
又不甄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
綜括前業搜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塗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
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
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撲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
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
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
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
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
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
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
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
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
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
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
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
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
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
像運湮沉闡明是屬乃携大德法常
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
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
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
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
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
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
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老君無能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敢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留司禄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着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湯行章句從漢魏已来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録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勑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勑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欽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牀角舉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忝厠僧倫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无未
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向私陁仙見
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
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鄽不
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
身雖嘗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
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
進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
皆供承有敘逼共嘉焉總持故塔修
奉者希實香燈供養以為已業病轉
就篤滯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
進漿實曰大聖垂誡其可欺乎吾見
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誡而
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
終事答云辟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
觀于山水未有親踈之心任時量處
者事為要乃塟南郊僧墓中斯亦達
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
餘里皆為立靈廗夜別四五百人來
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
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弟

上事群僧荣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
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并對論無言
酬賞但云禿丁妝語不勞叙接應曰
妝謹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
御獨侮慢弄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
卷皆負鍍鋒俘諂朝堂以陳所述時
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尚美雖納
齎表未將理當不為程達應乃多露
論本日往朝省御相郎署鼓言再表
牽攙弄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
凌人扗口不對斯亦鼓享強捍僧傑
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
之僧也俱任揔持衆首之家立操孤
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恭像自
悶自咎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
在精懇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為
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
粉摇動物并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
圖繪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
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餓
烟火不續揔持名勝普應為先結會
僧倫措開粮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
時来投者日恒僅百夙夕欣欣曾不

告倦而行徹念起默息悚即悔告人
大闕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
出門延頸客挔歡笑先言顧問將接
多辦餘饌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
休舍後住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頴川人遠祖隨官寓
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
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
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
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
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
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
韜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季
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
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荊楚
梗概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
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
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
外統儒門內希聃術遂以義寧初歲
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
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
處情契莫二共敘金蘭故彼所禁文
詞並用諮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張　明

典包舉具舒張僞萬妄之言銓題品
錄武德初運還莅釋宗排抉延光插
煌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
鄭衛易可箴規乃往京師濟法寺至
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
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
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
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
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
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
時謂遵其邪逕逼廢云備莫不懼焉
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
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
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適琳憤激傳詞
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
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
十翼所詮但四趣洪洪漂淪欲海三
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
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
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譬出二種生
死越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
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
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
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
親以成大順福祐枯幽顯豈拘小違上
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
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
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
奏在司猶未施行弈乃多寫表狀遠
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
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
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
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疏佛理具引
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經是弈
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
歸邪破琳情正玄機獨覺千載器局
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弊
攏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
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
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忠
烈孝慈之先但欲修序彝倫意存敬
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曾誰迷解脫之
言六滿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奈前漢
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
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通拔於三世
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
六合之寰堤五常之俗蓄誰免四流
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
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
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
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擔所以見生
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
惠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
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
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
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衆日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鼓曹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二張 明槩
王也豈與巢周李耳比徳爭衡末世
孔丘輙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
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
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
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
則八万四千之蔵二諦十地之文海
殿龍宮之言古講今書之量莫不流
甘露於万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
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
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
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巻潤慧
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靈
骨於赤烏之歳於是漢魏齊梁之政
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来名僧間出
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
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
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貞戸帝王以
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
被將来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惟紹
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
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
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
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
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
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
鞠育之恵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
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
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傅詞文有三
十餘紙自琳之綴采貫絶羣篇野無
遺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
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
是乎騰廣啓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
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
情則皂隷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
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
咸嘉其博詣焉故弈奏狀因之致寢
遂得釋門重敞琳寔其功東宮庶子
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傅
氏不悛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黄巾用
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
靈銜曜朝野薰猶既雜時所疑焉武
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
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
勑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槀街

四民顧嘆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
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氣祲廓清素
襲啓聞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袖
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
頻逢黜陟搢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
京學乃採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辯正
論一部八卷潁川陳子良注之并製
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
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系象
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
所不測猶能弥綸天地包括鬼神道
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
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
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
色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
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
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
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
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遂著斯論
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
競馳黃馬之峻爭騖莫不棊墜柯摧
雲銷霧卷但此論窮擇老之教源極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述申頂礼從而問津爛然溢目
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旋機辟寶珠之
燭物既悟四循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以文學雄
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
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
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
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
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誷上帝勃然
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教
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縶以
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
之喻把毀我祖禰謗黷我先人如此
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
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荅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亭由輔德古人黨理而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
罪必罰雖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
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恕己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
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
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曰
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
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
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
二十餘列並據琳詞具狀聞奏勅云
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
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尒自念
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纒桎梏內
廹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
来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
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飄勇擴
逸奮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
問須吏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
刑有何所念念有盡不琳援筆荅曰
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
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

荒不為正治遏絶王路固執一隅自
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
咸資勢至之因此德連蹤道齊上聖
投擯死於帝庭免滛刑於都市琳於
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勑治
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荅伏承觀
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
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
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
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
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
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
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
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
事聞遂不加罪有勑徙于益部僧寺
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
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
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
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
諸閣旁道俗塟於東山之頂高樹白
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

論以為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
藻將護遊僧用為家操本住京輦後
移梁益以百年衛會四方所歸道俗
插授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闕口用接
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
書侍御史韋悰審英飾詐乃奏彈曰
竊以大道謙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
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
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奸婬
其妻禽狩不異若情違正教心類犲狼
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
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憚憲網健羨未志覬覦在慮
斯原不亦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
嬌侈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誅公私
憐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
誄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
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續其文思
流靡雅便騰焰弥穆又善應機說導
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
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卞韓
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恭梁貢職國其
新羅國號曰斯盧宗曰新羅本東夷
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
異（以李王族此唐一品）既霑高位籌議攸歸而
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
加護廣請大捨前心佛法并造千部
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
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
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
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眷澄蘭
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
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
猒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
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
子尓隻身援於林壑麤服草屩用卒
餘報遂登陟隴獨靜行禪不避虎兕
常思難施時或獎嚼心行將徵遂居
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
懸髮在梁用袪昏漠修白骨觀轉向
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
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勑往山所將加
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
以事上聞王媿服焉放令出家任修
道業即又深隱外絶来往粮粒固窮
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尒
翫無乖候斯行感玄徵罕有聯者而
常懐慼慼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
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
隱欲為何利藏曰惟為利益衆生乃
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
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来故授汝
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
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
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
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
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辝至京
蒙勑慰撫勝光別院厚礼殊供人物
繁擁財事既積便来外盜賊者將取
心戰自驚返来露過便授其戒有患
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
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勑
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
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

亦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
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
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
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
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逐勃
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
鬼打躃死乃穌藏即捨諸衣財行僧
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
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勑
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
七年本國請還啓勑蒙許引藏入宮
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
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
集并度八人又勑太常九部供養藏
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
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為福利者
齎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
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
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勑藏
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
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
請入宮一夏講攝大乘論晚又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雲霧奄藹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
逾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
國之華屬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
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惟事頭
陁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
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
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
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
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
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
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誡勵說
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為常據
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
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
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
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
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
服章中華有華藏惟歸崇正朔義
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
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
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

肆清慎禮也以貞觀初年来儀京輦
遍陶法肆聞持鋒曉志存定攝護法
為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塹及同返國
大敞行途講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
東蕃有来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
緣攝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
護法代有斯人由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
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
教適權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
藏設位拯溺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
已崩之正綱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
時顯知微作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
揚决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
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潛傳
授而潛通遍告常行其務遂有揭捷
撻於靈岳聲告但為任持重結法於
刻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
億無學任法万年經律所詮賓頭羅
睺未取泥日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
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来世故
使湮殘屢滌尋復還興豈惟凡識蓋
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

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生趣善為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遊
相弘育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
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為業應接若
雲雨之相投為功惟重等大地之弘
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迦
多徵号操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
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
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匆高身
子良由關樹園之福地蕩邪毀之高
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興
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道風東扇
爰始勝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
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
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
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
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
受道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貴才感終
於壇側緒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
知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万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絶
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闍越隱其高

例附譯稱迷竊比則事葉懸殊達化
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亘先譯傳稍
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述外道融
析其是非元魏重邪曇始制其强禦
前傳顯然其宗可録施乎齊周兩治
厥政殊風齊高獨感釋門周武偏弘
李衆然其邪逼匿正邪從而正通妄
作乱真
無兩情釋侶闍邪寺塔充國二百万
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擇
門之剎約指剡洲化境通括像工任
持梯航之大木可相擬豈法之力惟
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
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
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罪詞醉
則示虛矣邪歒雖復金橋玉輅之秘
術未可與言孫武吴起之奇謀呂向
足道所以登席之始搖動物心異衆
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纔撝刃辯
載歲娭氣定方術於面前樹徽言於
晌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基樞宗虛
者深剃於王庭明詔遂須國無兩信

辯稠公摽於定道賢上綜於義門二
時之慶國不同年而語矣周氏泰壤
世號武鄉犲狼之誘想不虛記懷文
斯寡習勇弥隆酌結僥之譏詞納論
誑之佞術衛嵩本我之流張賓乃彼
之餘異鄉同心胥齒相副競列封表
曲引遊言用諷帝心覆絕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
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無
方敢前政吁嗟向及僧傑道安名珠
衛氏風格峻逸比景許天二論既陳
異見將弭而狙詐繩巧終墜前脩靜
藹上賢當斷頹運奮發抗諫守素龕
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
乃解形於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
形亦有二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覩
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
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
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
則日月同御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
本紀共績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
兼陳李館為敦恒俗二世纘曆同政
前朝諱像化之徽猷襲宗拒之致歆于

續高僧傳第二十四 第□張

時緇素相望悽然明睹汝師屈起臨
對夙未逞術衆或徧言及覩其偏色
挌詞挽揚嚴詔皆謁禍碎其身首
助慄不安其足而賠遅怡顔色欽輿
綽然帝後乃述擇門之有人焉衆乃
悟其睨頭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
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
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
慧滿載衣於朝伍智實劉烈抗詞於
時重法琳慷慨抗言於明詔異世同
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
日故得名流万代紹先聖之宏猷乎
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綱
寔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
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
非宅未曾爲法徒喪餘齡豈惟往生
乃窮來隂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
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䟦道
傳之撗辯但令法任授鼎鑊其如歸
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
遺寄斯傳之有踪乎已矣夫誰有見
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青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illegible]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